

21世纪年度小说选

2014

短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4 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21 世纪年度小说选)

ISBN 978-7-02-010830-5

I. ①2… II. ①人…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5688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5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160 毫米 1/32

印 张 13 插页 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830-5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我社自 1977 年起,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1994 年后,这项工作一度中断。21 世纪肇始,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我社决定恢复中、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

恢复出版的中、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21 世纪年度小说选”,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长期做下去的决心。“21 世纪年度小说选”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编一册,于次年元月出版;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21 世纪年度小说选”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应我社之邀,对当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广泛的研讨,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严格进行编选。在此,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九指女孩	姬中宪 / 1
我们叫作家乡的地方	邓一光 / 23
土路	石舒清 / 45
贵人不在服务区	须一瓜 / 53
父亲的后视镜	黄咏梅 / 64
两小无猜	王可心 / 80
河流的方向	尹向东 / 94
海边一日	何玉茹 / 128
米高和张吾同	胡学文 / 142
尚存葆的个人档案	阿成 / 157
我的同学开玩乐	女真 / 178
周鱼的池塘	文非 / 192
巴图尔布库	觉罗康林 / 202
第五只轮子	曹文轩 / 216
礼拜二:午睡时刻	弋舟 / 237
伊丽莎白的礼帽	张楚 / 253
草原	小七 / 267
长假	陈又津 / 284
书鱼	王威廉 / 305
万有引力	鲁敏 / 324
现形记	范小青 / 345
魅影的黄昏	叶兆言 / 358
情人节	程青 / 370
桃花令	张鲁镭 / 384
奔跑的少年	王往 / 402

九指女孩

姬 中 宪

他决定今天晚上向她摊牌，这是他和她相遇的第八百天。七百天时他就在倒计时了，像迎接奥运会开幕一样郑重其事。那句话在他脑子里反复出现，反复修改，如同空空的文档上，一个光标在不停地闪。事实上，在过去的八百天里，这句话没有出现的日子，加起来也不够一百天。

傍晚的时候，他们又有一次小规模争吵，起因是一截甘蔗。二十公分长的一截甘蔗，被她晃在手里，晃到他眼前。她说：“看到了吗？坏了。”

他努力回忆这截甘蔗，隐约觉得有些面熟。她提示他：“三天前，你最后一个吃的。”

有这么回事，他想起来了。但她显然不满意，再次把甘蔗晃到他眼前，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放冰箱里放冰箱里偏不放！看到了吗？坏了！”

他想：不过是一截甘蔗，连二十公分都不够的一截甘蔗，至于吗？

她看透他了，说：“老爸从老家背回来的，很重的！”

他想：是的，这玩意儿是很重，可是，就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吃的，所以就该为它终生负责吗？没人说过最后一个目击者就一定是杀人凶手。

她又看透了他，说：“那天晚上是你收拾桌子的！”

他气得想笑。他想起来了，那晚的情形是这样的，他回到家，岳父在烧饭，她和岳母并排坐在饭桌前看电视，桌上有几截甘蔗。她和岳母招呼他：“来来，吃甘蔗，给你留的。”

根据当时饭桌和电视的布局以及甘蔗所处的位置，他想不出自己该坐在哪里，他累了，真想坐着吃。岳母就把身子往旁边挪了挪，说：“来，坐中间。”

那位置不算大，坐进去的话，他会觉得距离过于亲密了，但他还是坐进去了，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他吃了几口甘蔗，同岳母和她一道看电视，电视里在播放一档家庭纠纷调解节目，一群老阿姨正七嘴八舌、兴致勃勃地干涉别人家的内政。他猜，在他贸然闯入他们这个三口之家前，这节目已经在他们家播了几十年，是他们家的传统项目，谁也别想改变它。他又吃了一截甘蔗，甘蔗有点甜，换来的却是一嘴渣子。他觉得不能就这样下去，还有一截甘蔗没吃，他找个借口溜出座位。

那截该死的倒霉甘蔗，就这样被留在桌上。

岳父宣布开饭时他重新回来，往饭桌上端菜的时候，他没记得看到那截甘蔗。

饭后，他第一个站起来，说：“我来洗碗。”

她坐着不动，说：“我来。”

岳母也不动，说：“我来。”

岳父看看所有人，说：“要不，我来？”

四个人哈哈笑了。他端起盘子进了厨房，说：“你们白天辛苦了，我来。”

他洗碗的时候，岳父岳母回自己的家了，这顿晚饭所产生的一袋垃圾，被岳母拎下了楼。他们总是拎着吃的来，拎着垃圾走。

他出来擦饭桌的时候，没记得看到那截甘蔗。事实上，他早把它忘了。

三天后，那截腐坏的甘蔗，带着恶意的味道，重新回到他们的生活中。

她说：“是你最后一个吃的！是你最后收拾桌子的！”

他的面前是饭桌，事发地，也是他偶尔写写画画的地方。他在想，我该狂暴地把这个饭桌掀翻呢，还是老老实实趴在上面，像个伏法的罪犯一样把上面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写下来，以争取

宽大处理？

她说：“你每次都这样！你没有一次不这样！”

他有这么大的毅力吗？他不记得有什么事情他可以坚持不懈地做到“每次都这样，没有一次不这样”，不管大事小事，好事坏事。

她说：“你说话！说话！说话！！”

就是在这个时刻，他决定不再拖了。八百天是个好日子，一个适合总结过去和展望未来的好日子。而傍晚的这场小规模争吵——不对，这甚至称不上争吵，因为自始至终就只有她一个人在说——更为他的那句话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提供了最后的铺垫，他想不出还有比这更恰当的时机。她不是也在逼他说话、说话、说话吗？

别着急，我会说的。

整个晚上他都在打量这个家，一个房间接着一个房间，像临行前的一次检阅。对他们两个人来说，这个家过于大了，他还记得他们刚离开那所小房子搬进这个大房子时，他们常常看不到对方，一个人要大声喊另一个人，回声在家具不全的房间里久久地回荡。周末，他们因为打扫卫生而筋疲力尽，那时候，他们仍对未来抱有幻想，这表现在：哪怕房间里最细小的一粒微尘，他们也要亲手消灭掉。现在呢，房间依然大，他却觉得无处可逃。浴室门上的锁坏了，厨房墙上的挂钩掉了一个，他冷冷看着它们，手指头都懒得动一下。

现在，他终于要说出那句话了，他禁不住有些激动，这激动里竟还包含了对她的一些怜惜，一些提前到来的歉意。但是，只要打个激灵，他就立刻从那些不合时宜的情绪中醒过来。饭桌上，那截坏掉的甘蔗仍然陈列在正中，像一顿怪异的晚餐，活生生地提醒着他。

坦白说，她是无辜的，如果这房间的女主角换成了其他女人，任何一个女人，这出戏都不会有太大的意外。因此，与其说他要向她宣战，不如说他在向整个阶级开炮，他一下觉得自己有些悲壮了。

这个晚上，她似乎有意躲着他，她是不是意识到他要说点什么？他的刻意隐忍不过是爆发前的沉默？

她躲在小房间里看电视，又一档准时上演的娱乐节目，他能听到她间或发出的大笑，那笑声刻意，加了不必要的音量，像在表明她生活的自足。在两个人的家里，即使没有他的应答，她一样可以有说有笑。

电视，万恶的电视，这无孔不入的聒噪者，生活最忠实的代言人……他还记得装修时，她坚持在每一面墙壁上安装有线电视接口，那个装修公司的女设计师也给她帮腔，说电视接口多多益善，等你们搬进来，“开始真正的家庭生活后”，就会发现它是多么的必需了。她曾经很嫌恶女设计师的衣着和报价，在这一点上倒是与她不谋而合。她和她，都是生活的帮凶。

政府颁布限娱令时，他拍手称快，第一时间就在饭桌上得意地宣布，似乎他预言的时代就要到来了。这还是第一次，他对政府的某项举措持绝对支持态度。

这一百多平方的家，是女人的全部疆域，她是这王国绝对的独裁者，她在装修和购置家具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狂热与寸土必争的必胜信念让他相信，她所坚守的生活的逻辑是如此强大，如此坚不可摧，谁也别想对它有一丝一毫的动摇，什么国家主权、经济危机、恐怖主义、政治斗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生活的逻辑面前，通通不堪一击。

她几乎得逞了，她在客厅、起居室和所有的卧室都装了大小不一的电视，连小小的饭厅墙上也高悬起一台电视，像公共食堂或候车大厅，如果不是卫生间的线路有问题，她一定会在马桶对面也装一个，她要挟电视的声势，让她的生活逻辑占领整个家。当岳父岳母来吃饭，一家人边吃边昂头看电视里婆婆和媳妇斗嘴、老婆和小三掐架时，她露出了真正富足的笑。如果不是他坚决反对，她甚至要在书房的书架上开一个洞，以便在里面也嵌进一台电视，因为她觉得“在满是书的房间里看看电视”，感觉会非常好。那一次他们爆发了激烈的争辩，他将争辩上升到人生观世界观的高度，最终才获得险胜，总算保住了这个书房，没有

让这个家的所有房间都变成电视机房。

但她并没有错，她不过是遵循了生活规定的程序。是他与这世界太格格不入了。

好吧，那就把生活留给你吧，我出去。

她在最后一档能让她发笑的节目结束后上了床。他手捧一本书，早早等在被窝里。如今，她的作息时间，连同喜怒哀乐，都由电视决定了。他等她脱好衣服，关掉灯。黑暗让这场即将开始的谈判有了一个更势均力敌的场面。

他让眼睛习惯黑暗，等到能分辨出房间的轮廓后，他转向她。

她两只眼睛放光，正看着他。

他后背一阵凉，好像整晚的铺垫都被戳穿。她比他还早，而他自投罗网。在她以不变应万变的眼神中，他突然变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了。他想，难道要再等一百天吗？

她突然说话了。她说：“忘记告诉你，明天……”她的眼神无辜起来，她把先发制人的事实掩藏得很好。时间，被她一下指向了明天，第八百零一天。

她说：“明天，你有空吧？”

她说：“有个朋友要来。”

她说：“下午来，你应该认识的吧，是个女孩。”

他隐约觉得，剧情有些轻微的逆转。他说了这一天的第一句话，竟有些莫名的振奋。他喃喃地说：“明天……房间要收拾一下。”

八百天就这样过去了。眼睛一闭，一睁，又一天就要开始。一生也不过如此。他不得不承认，她有一种天赋，把这一切过渡得没有痕迹。

她最后说：“挺漂亮的。”

门铃响的时候她在换衣服，她示意他去。他拿起听筒，一个女孩怯生生地说：“喂，是……”他知道是她，明白她不知如何称呼自己。他接过话，没头没脑地问了句：“呃……是你吗？”对方

也没头没脑地应了一句。他按了开门。

她换好衣服，也过来等在门口。他和她并肩等了一会儿，觉得这样过于隆重了，他就回到厨房。很快，两个女孩的笑在门厅响起，像有一屋子女孩在笑。他分辨出来，其中一个有些气喘吁吁的笑是她的。他们家住六楼，没电梯。

他擦着手迎出来，她和她竟然在拥抱，她们年纪相仿，像一对调皮的姐妹，带着夸张的亲昵。看到他出来，她们有些不好意思地分开了。她笑嘻嘻向他介绍：“清清。”

他看着她，那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女孩，像用铅笔画成的。他不确定她的名字是清清还是青青，但在那一刻，他决定叫她轻轻。

他说：“轻轻，你好，欢迎你来。”

她朝他笑笑，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讨饶时的那种笑。

房间里有点暗，他打开灯，她在灯光下闪亮起来。趁她低头换鞋的时候，他好好地看了她。她是一个弯弯的女孩，眉毛弯弯的，嘴唇弯弯的，脸颊到下巴的那一段弧线也弯弯的，她像刚从一个完美的圆中拆解下来，即使放到最苛刻的几何学家手里，她也有着无可挑剔的圆满与对称。他想，她真好看，却不扎眼，是那种从自家人身上才能看到的好看。

女孩们拉着手去阳台上看花了，他回到厨房。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发现，他的嘴角竟一直带着笑，弯弯的笑。

她带她在各个房间里参观，在那些他们早已熟稔到生厌的布局和早已忽略不见的小摆设面前，女孩发出阵阵惊叹。她让他想起来，他们家还是有很多看点的。

她在客厅喊他：“马哲，我们家那个手鼓呢？你从非洲带回来的，放哪儿了？”

他意识到，她已经很久没叫他名字了，他也是。在家里，他和她都快忘记彼此的名字了，他们早已消融在具体的生活中，变成了抽象的男人和女人，抽象的他和她。只有当第三人在场，两个人不得不唤起对方的名字时，他们才恍然大悟，过往的身份被瞬间激活。

马哲说：“你说什么，唐米，你要找什么？”他擦着手赶到客厅。

唐米说：“我想给轻轻看看我们那个手鼓，不是放在这里的吗？”

马哲说：“前几天我放到阳台上了，鼓面吸潮，有些松，我让它晒晒太阳。”他把手鼓拿进来，交给她们。

叮叮咚咚，房间里响起打鼓声，不一会儿，又加入一把吉他，这个家突然有了旋律和节奏。很久没这么热闹了，马哲切菜的刀，不由得合上了鼓点。

他等所有饭菜上桌，再把餐桌上方的灯光调到最佳色调后，才郑重宣布：“开饭了！”

女孩们一哄而上，还没吃，先嚷香。等筷子上手了，轻轻说：“先别吃，先拍照。”她从兜里掏出手机，马哲以为要给他们拍合影，谁知她只对着菜拍，给每一道菜都拍了特写，又仔细检查过画面，确定可以发微博，这才抄起筷子，率先夹起一个放进嘴里，说：“好了好了，吃吧吃吧，饿死了。”

马哲想：她倒不见外。

他们一边吃一边说说笑笑，主要是她和她，他只偶尔插几句，或答应一声。当他沉默的时候，他习惯性或逃避性地扭头去找电视。但她们太饿太欢快了，连电视都没来得及开。

吃到一半的时候，马哲逐渐发现了问题。

他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又不能确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在这个突然变得如晚餐般丰盛的现实中，他隐约觉得少了一些什么，那一点东西很不起眼，却至关重要，如同餐桌上的某一份调料。最后，他终于还是确认了，套用一句书上常见的话说，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女孩的左手，只有四根手指。

啊，这太意外了，她本是如此圆满的一个女孩，怎么会这样？这真是一个让几何学家崩溃的消息。

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在她清澈见底的外表下，还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悲惨遭遇或励志故事？

她似乎不太用到左手,能用右手独立完成的动作,就尽量不麻烦左手。这是她在有意识地藏拙吗?马哲的第一反应是,看看她的右手。

这倒不难,她右手的出镜率很高,马哲的念头一出,女孩拿筷子的右手就直伸进他面前的盘子里,伸到他眼前,像在故意展露。马哲连数了三遍,没错,是五根。

这么说,她是一个九指女孩。轻轻是一个九指女孩。现在,九指女孩坐在他对面,坐在他们家的餐桌面前,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招待一个九指女孩,第一次距离一个九指女孩这么近。而她对这一切毫不在意,像她的名字一样把这一切都轻轻掠过。她甚至还会弹吉他!

马哲劝自己也想开点,她只是一个客人,偶尔来玩,甚至唐米跟她也不是想象中那样熟,他看得出,她们的亲昵适可而止,她们的热情带有摸索、试探和表演的成分,像两个演员在一个观众面前飙戏。他何必要对她的一点小缺陷那么在意?更何况,这不礼貌,他可千万不要在一个残疾人面前大惊小怪。

他突然也热情起来:“轻轻吃菜!轻轻再给你倒点果汁!”

她用左手拿杯子,果汁一饮而尽,丝毫看不出破绽。谁说人类一定要拥有十个手指?那只是一个平均数,一个参考值,看轻轻吧,九个就够了。

顷刻间,饭菜被席卷一空。女孩们喊撑,他却隐隐有些吃不饱,但作为厨师,一种成就感将他撑得饱满。

马哲第一个站起来,说:“我来洗碗。”

唐米坐着不动,说:“我来。”

轻轻看看两个人,说:“要不,我来?”

三个人哈哈大笑。他把她们赶进客厅,说:“你们去看电视,我来。”

泡沫里浸着他的十根手指,他想:唐米怎么不事先告诉他?她也刚知道?不可能,她肯定早就知道,可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放在以往,哪怕她的女伴耳垂后面新长了一颗痘,她也要预报和评论一番,这次为什么视而不见?等她走了,他一定要问

清楚。

他端着切好的水果来到客厅，这一天他格外殷勤，心思全扑在劳作上，腾不出精力想明天，“明天”是个让他揪心的词，等轻轻离开了，他和她该怎么面对？

她们在看碟片，一部卡通片。他把水果一一递过去，她们头也不动、眼睛看也不看地说：“谢谢，谢谢。”

他犹豫着要不要加入她们，他真想加入，又不知道是不是妥当。这时候，唐米把身子往轻轻那边挪一挪，腾出一块地，他就势坐了下来。

马哲记得他曾和唐米在电影院里一起看过这部片子，算是制作精良、噱头十足，但那晚他还是瞅准机会睡着了，他睡得很沉，中间几次被她捅醒，他强打起精神，跟着笑两声，有时还点评几句，又睡过去。梦里全是她的笑，还有各种穿越，各种牛鬼蛇神。出字幕时他主动醒了，恍如人生已经过完，满眼都是出席追悼会的名单。现在，他陪她和她再看这片子，竟意外地好看，记忆中的一些个片断，现在都有了来龙去脉，他好像在清醒的时候重新审视自己的梦境，所有的荒唐都有了因果。他想让这夜晚永远继续下去。

哈哈！三人一起大笑，又一个笑料准确击中了他们的笑点。

他无端想到，有没有那根手指，又有什么关系呢？

电影放完了，他们轮流去卫生间，在顺序问题上，他们暗中谦让了一下，最终采用了某种微妙的排列。回来时，马哲听到唐米在说：“再玩一会儿吧，现在才几点，晚了你就睡在这里呗。”

他知道这不可能，但忍不住联想。她们还在协商，听不到轻轻的回答，他躲在另一个房间里收拾东西，把空间留给她们，生怕自己的出现会打乱她们的决定。他听到唐米又说了一句：“真的，今晚干脆住我家吧？”他有点沉不住气了。

她和她手牵手来到马哲面前，在背光的情况下，他一度分不出她们谁是谁。他按亮灯，这一天似乎从早到晚都是晚上。唐米说：“马哲，太晚了，今晚让轻轻住我们这里吧，就睡书房好

了,好吗轻轻?”看样子,与其她说是在征求他的意见,不如说是联合他征求她的意见。马哲忙说:“是啊是啊。”他有更多的理由留下她,却不便说出口。他还想,如果她真留下来,关于手指的秘密也许就要延期公布了,不过他不在乎这点小事。他和她都看着轻轻。

轻轻说:“好吧。”

洗澡的顺序仍沿用了上卫生间的顺序。唐米拿几件自己的衣服给轻轻,又带她认识浴室里的各种瓶瓶罐罐。女人洗澡是件麻烦事,两个女人洗澡的话,麻烦翻了不止一倍。马哲躲在书房里,想象那些雾气缭绕中的声音和身影。浴室是他和她的秘密地,现在,一具崭新的身体侵入了它。唐米推门说:“你,先待在书房吧,一会儿轮到你叫你。”

房间里响起手机铃声,唐米的。马哲把手机拿给唐米,唐米看了一眼说:“咦,奇怪,是轻轻打的。”

他们一起看浴室,浴室门紧闭,唐米挂了电话,过去敲敲浴室的门,说:“轻轻,是不是不小心按到手机了?”里面发出些声音,掺着水声,听不真切,唐米把浴室门拉开一点,探头进去,马哲赶紧闪进书房。

唐米喊:“马哲! 马哲! 水不热,你去厨房看一下热水器。”

马哲赶到热水器前,唐米的声音传过来:“你先关掉开关,停两秒,再打开。”

马哲照办,说:“现在怎么样?”

唐米说:“现在怎么样? 热一点了? 你等一下——马哲! 把厨房窗户打开! 把温度调高三度!”

马哲照办。他想象在自己的操纵下,那一点点热起来的水,喷洒在她裸露的肌肤上。他的手指,借由按键、电流、火、水,与她的肌肤接触。他的手按一下,她的身体就紧一下……唐米说:“好了!”

马哲回到书房,看一本永远也看不完的书。那本薄薄的书,去年夏天他就在看,现在还没看完。那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可

以作为开头，每一句话都可以当成结尾，看上去随时可以结束，却永远没法收场。如果一开始有人告诉马哲，这是本看不完的书，那他宁可不开始。

这期间，轻轻洗完了，唐米又进去了。他凭零星的声音判断事态的发展。有那么一段时间，家里安静极了，唐米正裹在雾气中，水屏蔽了她的声音和形体，整个世界好像只剩下马哲和轻轻。他们分隔两室，但确确实实，这一段静止的时光他们共度了。此时，轻轻正披散着头发，浑身透出水汽，不发出一点声响。马哲心中充满希望，这意外的希望，更将他原本的绝望映衬得巨大无边。他同时也明白，手里的书只是一个幌子，它从来敌不过生活。

轮到马哲进去时，浴室已经被两个女人搞得湿漉漉的，所有竖直的东西都在往下滴水。马哲穿着全套衣服进去，反锁上门，然后从头开始，一件件往下脱。挂钩上，洗脸池上，马桶盖上，很快布满了他的衣服，放在过去，他完全可以只穿一条内裤进来。他开了水，水声让他突然想小便，他把耳朵贴在门上，确认女孩们没在附近，这才放心对准马桶，却不敢放大流量，只能提着气，让水注贴着马桶壁流下。即使如此，淅淅沥沥的声音还是让他尴尬。

他赤身站在淋浴头下，水流像光线，将他的身体打得锃亮。他一面洗，一面警惕地看着浴室的门，门锁早就坏了，只能松松地搭上，谁要想破门而入，只要从外面用力一拉，浴室门就能大开。他于是有些紧张，他们刚搬来的时候，唐米总在马哲洗澡时破门而入，让他的身体突然曝光。也有几次，马哲用同样的方式回访过唐米。但是后来，他们再不玩这样的游戏，哪怕假装玩一次也没有，一个停止，另一个也立刻停止。他们的身体再不能给对方什么惊喜。

刚才，两具女人的身体先后占据过这块巴掌大的地方，马哲努力想把轻轻的味道从唐米的味道中解析出来，像提炼某种化学物质。他失败了，女人的味道，最终还是由沐浴露和洗发水的品牌决定的。而这一晚，她和她用了同一种。

水声停止的一刻，马哲听到了女孩们的笑声。她们总是笑，她们笑的时候更像女孩，她们不笑的时候，女人的本质就显露出来。

拿浴巾的时候，马哲看到了一条内裤。

女式内裤，挂在门后的挂钩上，马哲拿开浴巾，它就露了出来。那内裤色彩斑斓，玲珑剔透，长得极精巧，不像是后天人工做的，像女人臀部生出的一圈花纹，被小心翼翼地剥下来，仍留有体温和活力。它是谁的？

它不像是唐米的，唐米每晚洗澡前先洗内裤，洗完后湿湿地搭在浴室内的晾衣绳上，这是她从少女时代就从妈妈那里继承来的优良传统，十几年来从不拖欠。第二天一早，马哲会把她的内裤挂到阳台上，接受早晨第一缕阳光的照耀。下班回家后，马哲第一件事是去阳台收内裤，因此，马哲一天内至少有两次接触唐米内裤的机会，他熟悉她的每一条内裤，胜过熟悉她本人。他甚至能准确预测她第二天将穿哪一条内裤。她一向过得精确，有规律，每一天都像彩排过一般分毫不差。

但是，眼前这一条内裤不属于唐米，他没见过这样的花色。是她新买的吗？也不太可能，唐米新添一条内裤，比家里新添一件家具都要重大，她哪怕新买一双袜子，也要在一个季度前就列入预算，然后花很长时间逛街、上淘宝、纠结。她不可能不声不响地凭空多了一条内裤，而且还不洗！

那会是谁的呢？不可能啊，怎么可能会是她的？如果是她的，那她此刻……

或者马哲已经太久没关注唐米了，在他们相互冷漠的这段时间里，唐米的内裤观早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至于马哲已经认不出了？

他盯着这条内裤，它像一摊新鲜的、来历不明的鸟粪，它一点也不脏，但透着羞耻。他没有觉察，在他弄清这条内裤的女主人之前，他的下体已经不由分说，愤然勃起。

第二天早上，马哲还没睡醒，唐米晃他的肩膀，说：“喂，你，